

张若牧 著

浮生履录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浮生履影

张若牧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生履影 / 张若牧著. —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12. 3

ISBN 978 - 7 - 5402 - 2763 - 0

I. ①浮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21846 号

浮生履影

著 者: 张若牧

责任编辑: 满 懿 陈赫男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: 100054

电 话: 010 - 6524043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明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96 千字

印 张: 11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第 1 版印刷

定 价: 36.00

目 录

- 一 故乡,龙泉屯/1
- 二 日寇末日/5
- 三 土改风暴/9
- 四 家世和家人/12
- 五 农闲时节/16
- 六 误吃老鹅眼/20
- 七 折齿与失踪/24
- 八 不平常的秋天/28
- 九 童年嬉戏种种/32
- 一〇 端午和中秋/36
- 一一 准备年事/40
- 一二 大年三十这一天/44
- 一三 年嬉余韵/48

目 录

- 一四 第一次离开家/52
- 一五 与书结缘/56
- 一六 讷河城当年风貌 /60
- 一七 如饥似渴/65
- 一八 第一盆凉水/69
- 一九 落榜之后/73
- 二〇 再试牛刀/78
- 二一 挖运河/82
- 二二 劳动湖畔 /86
- 二三 破败的生产队/91
- 二四 学生时所经诸事/96
- 二五 留校任教 /100
- 二六 生产队的新气象/105
- 二七 黄沙滩一年/110
- 二八 初入南开/115
- 二九 工厂和农村/120
- 三〇 山雨来后风满楼/124
- 三一 “收获”与“损失”/129
- 三二 原来如此/133
- 三三 走向工作岗位/137
- 三四 千言万语说母亲 /141
- 三五 落户盘锦/146
- 三六 生产和生活/151



- 三七 外文技术资料管理/156
- 三八 世事风云/160
- 三九 已届中年温旧梦/164
- 四〇 春暖花千树/169
- 四一 逝者长已矣/173
- 四二 长子成家/178
- 四三 艰难的一步/183
- 四四 向平之愿/187
- 四五 赴北京谈判/192
- 四六 进京日记选片/197
- 四七 穷室风闲养洁性/204
- 四八 自娱自乐写春山/211
- 四九 父母恩千秋/218
- 五〇 忆父生前来盘时/224
- 五一 兄弟情常在/231
- 五二 工作和疗养/241
- 五三 初识电脑之效/247
- 五四 苯乙烯/255
- 五五 畅游书海/261
- 五六 诸多意外事/268
- 五七 终于有了书房/278
- 五八 小儿子完婚/286
- 五九 回讷河探望二弟/296

目 录

- 六〇 学画碎语/305
- 六一 诗稿汇存/310
- 六二 撰写家谱/328
- 六三 结束语/335
- 六四 后记/344

○一 故乡，龙泉屯

我出生于1939年3月8日(农历正月十八),乳名来福子,大号张凤山。父亲张振武一生务农,母亲于雅琴是家庭妇女。故里在现在的黑龙江省讷河市学田乡和平村,但在我很小的时候,这个村子并不叫和平,而是叫大门陈家屯。以该屯为中心,东面是孙甲长屯,东南是张尖头屯,西南是大门郑家屯和大门梁家屯,西北是老沙家屯和赵信屯,东北是大门辛家屯。在这些屯中,大门陈家屯最大,有几十户人家。屯子中间是陈家大院,院外两边都是小草房,住的人家全是陈家的佃户。

说起大门陈家屯,还真有些来历。据老辈人讲,是因为最早来到此地立屯开荒的是大门陈家。陈家祖上早年在南方某大城市做买卖,挣了大钱,积累了资本,还想往大发展,就来到此地,开辟了这块地方。陈家刚来时,此地是一片原始荒原,遍地都是一人多高的野草,没有人烟。陈家人骑着马四处踏看,最后选中了这块地方,搭起窝棚,雇了长工,租来火犁,在一二年里就开垦荒地三百多垧。种了庄稼之后,连年获得丰收。实力增加了,开始建院,院址就选在屯子中间。工程非常浩大,雇了上百人,拉堡子,运木料,打苫房草,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陈家大院建成了。但它的布局却非常简单,与山东栖霞的牟氏庄园相比,不能同日而语。陈家大院正房11间,东西厢房也各11间。柱脚、大柁、房檩全是松木,而且五檩五柁。正房和东厢房住人,西厢房是碾坊和磨坊。骡马牛羊、鸡鸭猪狗、大车和农具都放在西厢房里储存。房子四周建有7米高围墙,底座宽7米,顶宽两米,上面可以走人。四个墙角各修一座炮台,雇炮手6人,养洋枪和火炮二十多支。四四方方一座大独院,全是东北民居风味,一色草房,院门朝南。门前是一条东西向土道,道南偏东是一口老式轱辘水

井，井南是一个打粮用的大场院。院外东西两翼一字排开建了一些小草房，最大者3间，最小的是马架子。开始招佃户入屯，为其种地。到我记事的时候，这个屯子已有相当大的规模，整个屯房子排布向东西延长，很像一个“一”字。屯西头有一南北向土道，过了道是一所学校，五间大小的规模，唯有这所学校鹤立鸡群，是用青砖建的。房前立一个高高的松木旗杆，再往前是一个大操场，四周挖有半尺深的壕沟，当做围墙。除学校以外，整个陈家大院和院外的大小房屋，都是用堡子砌的。堡子就是从野甸子上挖回来的土块。这块地方因是荒原，野草年年生长，它们的根盘踞地下，互相纠结在一块，经过上百年的生长，草根和泥土已经形成一体。初到这里的垦荒者，找不到别的建筑材料，就用一种特制的堡锹，到野甸子上挖这种长满草根的土块，运回来砌墙垒屋、搭猪圈。和江南江面上漂流的筏子不是一回事。屋顶上也不用瓦，都是用草苫，这草也是从野甸子上或从沼泽地里打的，都是就地取材。

陈家大院里共有老少六十多口人，分别住在正房和东厢房里，掌柜的叫陈士文，字畔芹。排行老三，在家里说一不二，不听者就破口大骂，家里人管他叫“三阎王”。在家外，他是伪满洲国光复军的一个团长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来往于县城和乡下，常住讷河北大营。去大和署（当时讷河北设立的日伪权力机关）办事，如走平地。与大胡子头“占北方”有生死之交，和当时的讷河伪县长是拜把子兄弟。家事基本不管，由他的弟弟五管事的管着。家里土地千垧，骡马成群，牛羊无数，粮积如山，是讷河北的首富，人送外号“北霸天”。大院内雇长工一二十人，专门料理杂事，如：推碾子、拉磨、养牲口、挑水、打扫院子。有专用的厨房，雇三四个大师傅做饭。除了掌柜的吃小灶之外，全家人都吃大伙。一到过年更是排场，光肥猪就要杀十几口，白面、黄米、豆腐、粉条、各种鲜果梨枣应有尽有。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三，大院里就竖起高高的灯笼杆，挺出七米高墙之上，上面装着方斗、彩旗和风翅楼（风车），风一吹，哗啦哗啦山响，整个屯子都能听见，除夕那天就更加热闹。



陈家大院墙外,住的都是陈家的佃户。西侧除了我家(父讳张振武)之外,还有郭景阳、李海、关树藩、吕道富、王聿子、刘凤奎、崔永贵、王汉春、顾小手、崔大掬子和李凤山等家。大院东侧是祁长义、孙老大、房显久、嵯万昌、杜广文、曲荫普、崔国良、周振昌、单志民和宣洪志之父等户。在这些户里,关树藩是教书先生,学校里就他一人,人称他关校长;王聿子没儿,有一女远嫁,只有老两口子,住一个马架子,活了九十多岁,是屯里的木匠。陈家和院外各家的犁耙、饭桌、箱柜及盖房子上梁、打门窗都是他的活;崔大掬子哥俩,靠给人烧香(即当地当时一种迷信活动)和当二神混生活;杜广文是陈家大院里做饭的大师傅;孙老大哥几个会吹喇叭,远近有娶媳妇的,死人的,都找他们吹吹打打;嵯万昌是陈家看场院的伙计。总之都是靠陈家活着,或当雇工,或给陈家榜青。还有一家不在屯里,住在屯西南南沟子对岸的草甸子里,有一座木桥与屯里相通,十多口人,户主叫高明,也是以农为业,后来也并到屯里,原住的地方成了一片荒地。在一字街的后面,还有两间房和一个马架子,住着一个会看病的人,叫聂福臣,也是伪满洲国光复军的一个团长;马架子里住着马有才,外号叫马大嘴。这些人家里都有一共同的特点,无论怎么穷,怎么艰难,父子、哥兄弟都在一起生活。他们坚信“父子同心山成玉,兄弟合力土变金”。

1947年“土改风暴”兴起以后,该屯正式改为“龙泉屯”,隶属于讷河县第三区青龙村。至于地名为何与“龙”字有关,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。据老辈人讲,在很久很久以前,陈家还没有到来之前,这里荒无人烟,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荒草和榛柴棵子,张三(狼)、狍子成群结队;野兔、野鸡、野鸭和鹌鹑都在草丛里安窝,生育子孙后代。有一年夏天,晴日朗朗,突然狂风大作,天霎时黑了下来,浓云密布,霹雷闪电,接着下起了瓢泼大雨。只见空中立着两个大柱子,一黑一白,互相扭绞厮打在一起,把地上的泥土搅起老高,溅到几里地之外。大约持续有一顿饭的工夫,天又突然晴了,再看地上,却出现了两个直径里许的大坑,并有水从地下喷出来。人们说这是秃尾巴老李和

小白龙为争夺领地，互相厮打时用力特猛，把地踩出窟窿，形成泉眼。泉水清澈见底，在草地上汇成溪流，奔腾向西流去。泉眼四周下洼，很像一口大瓮，人们就把它叫做瓮泉。屯东的叫东瓮泉，屯西的叫西瓮泉。两泉相距二三里远，东泉向西流，在屯南形成一条小河，屯人管它叫南沟子。流到西面，与西泉汇合同注入嫩江，陈家就建在两泉中间。倘若在七十多年以前，这里一左一右的人们就只知道大门陈家屯，而不知道龙泉屯在何处，这个新屯名里的“龙”字，就来源于上面的这个传说。应当说这个名字改得恰如其分，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。因此每当有人问起我的老家时，我都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龙泉屯。”随着大门陈家屯改为“龙泉屯”之后，它四周的电子也都改了新名。东南的张尖头屯改为“永强”，西南的大门郑家和大门梁家改为“民主”，西北的老沙家屯和赵信屯改为“和平”，东面的孙甲长屯改为“仁和”，东北的大门辛家屯改为“永丰”。这些名字的更改标志着—个新时代的开始。

龙泉屯是一个很富饶的地方，它的主要农产品是大豆、高粱、苞米、谷子、小麦、土豆、甜菜和线麻等，是这块土地上的物产把我喂养长大，因此我对这片土地怀有深深的怀念之情。我现在虽然远离了故乡，但我的父母和祖辈亲人还长眠在这片土地上，那里的亲人和故旧常常使我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光。

龙泉屯坐落在肥沃的松嫩平原西北部，大小兴安岭的南麓。西邻嫩江，从龙泉屯往西，走 15 里是窟窿浅。我小的时候，伯父经常到那里去钓鱼。江对岸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莫力达瓦旗。再往外扩展，东北方向，相距 25 里是学田镇，东南方向距讷河城 35 里，龙泉屯是现讷河市所辖 173 个村之一。

〇二 日寇末日

在我没出生之前，东北就已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，成了它的殖民地。我上学的时候，老师问我出生年月，我不知道。回家问父亲，父亲说是“康德八年”正月十八，我小，不懂得这“康德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上了中学，学了历史，才知道，康德是伪满洲国的年号。原来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，东北军张学良将军，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，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。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，并把清逊帝爱新觉罗·溥仪从天津接到长春，成立伪满洲国，改长春为新京，设年号为康德，从此东北人就成了亡国奴。但因龙泉屯地处偏僻，又没什么战略意义，鬼子很少光顾。只在秋天要粮的时候，下屯来耀武扬威，打骂中国人。我很小的时候，常听大姐张淑清唱《露营之歌》，记得有“铁岭绝岩，林木丛生，暴雨狂风，荒原水畔战马鸣。……”和“兆麟将军，家住东北辽阳县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”，但我当时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才知道这是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歌曲。在小学课本里学习了杨靖宇、李兆麟和于天放的故事，他们的英雄事迹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杨靖宇将军，为抗击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牺牲后，日本鬼子把他的肚子剖开，发现里面全是棉花，在一粒粮食都没有的情况下，还坚持抗日斗争；李兆麟将军的“火烤胸前暖，风吹背后寒”是那樣的激扬壮烈，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在哈尔滨为特务所害。为了纪念他，哈尔滨把一个公园命名为“兆麟公园”；于天放的《牢门脱险记》，惊心动魄，是我们小时候小朋友们争着抢着都要看的书。

在我上学的前一年秋天，现在回忆应是1945年。一天，父亲在院子里，满脸忧虑地往大轱辘车上拴马套。我站在一旁玩，时不时给父亲帮忙，递点小零东西。父亲一边忙活，一边告诉我，他听屯里

有人说这两天有大兵要来。不知是什么军队,也不知哪天到,历来一有大兵路过屯子,老百姓都要遭殃。先做好准备,如果乱兵来了,听到动静,就套上车全家人连夜逃难。我听了十分害怕,这天晚上睡觉也把头捂得严严的,一夜惴惴不安,想象着大兵来时的可怕样子。可是,第二天早晨醒来,外面什么事也没有发生,依然是晴天丽日。家里大人们早下地干活去了,依然是“日出而作”,和往常一样,我还在炕上躺着睡早觉,平静极了。可是到中午的时候,却传来消息说:日本鬼子被赶跑了。屯里的人像常年关在黑屋子里的囚徒,一下子见了阳光,顿时欢呼雀跃起来。互相议论,互相转告,以特有的方式庆祝这个天大的好事。胆子比较大的人,就跑去日本屯看热闹。在大门陈家屯东边十几里,有几处日本屯。房子虽然也是用堡子盖的,但设计的样子却与中国民房不同,房檐支出老远,也不搭炕,一进屋就穿“趺拉板”,夜间睡在“塔头密”上。先去的人回来说日本鬼子都跑光了,扔下许多好东西,并富有鼓动性地说:“还不快去捡!”这样一来,屯里人就一窝蜂似的去捡洋落。父亲谨慎,迟疑未动,过了一两天,看看真没有什么事,才去了。但看到的景象令人目瞪口呆,房子只剩了空壳,屋里屋外扬而翻天,破乱东西扔得到处都是,人都跑没了,只剩下一些鸡猪猫狗。有用的东西已被附近百姓捷足先登,一扫而空。没能跑的,有的上吊,有的投井,有的剖腹自杀,惨不忍睹。但一想到他们在中国横行多年,残杀中国老百姓,作恶多端,这种惨状也真是罪有应得!有一个女人没跑了,蜷缩在破瓦败屋里,面黄肌瘦,饿得有气无力,孤苦可怜,被祝家粉坊屯的王凤洲领回家中。王凤洲是我的二姑夫,后来我到他家去,还见过这个女人,已经恢复了元气,满面红光,个子很高,长得很漂亮。若不说话,和中国人没什么区别,一说话就谁也听不懂了。过了一段时间,这个女人被同屯的光棍汉李清领去,做了媳妇。她婚后生了一个男孩,不几天得产褥热死了。这个男孩还在吃奶,被我大姑抱回。每天用嘴嚼苞米茬子饭,用纱布滤成清汤,加点糖熬成糊,用手指抵在孩子嘴里,精心喂养,居然喂活了。这孩子长大后起名叫李占民,现已过了耳顺之年,和我的表哥李占元是亲叔伯兄弟,他的父亲李清是我大姑的五小叔。后来,有



一年春节,我到姑姑家拜年,看到他们的家谱上还写着这个日本女人的名字。至于洋落,我记得父亲捡回一匹大洋马,棕褐色,白鼻梁,后腰上带白花,比本地马高大;还捡回一个不很长的洋灰筒子,直径有一米多,就是现在下水道用的水泥管子;此外还有一些农具,日本人叫“哈拉白搭”,是用铁做的犁铧之类;再就是一些书本。那匹马套在车上,不会拉套,不会驾辕,也听不懂中国人的吆喝,后来叫路过我屯的一伙什么军队牵走了。洋灰筒子多年放在我家窗外屋檐下,做了装杂物的囤子。“哈拉白搭”,也没有什么用,放了多年,锈迹斑斑,卖了废铁,名副其实成了“白搭”。唯有那些日文书本,我上学后派上了用场,都撕开用来做练习纸了。

在一夜之间,日本鬼子滚蛋了。人们不知就里,纷纷议论:“小日本,耀武扬威,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,说完就完了,真快!”其实当时在中国的关内,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,已经坚持了八年,“平型关大战”“台儿庄大捷”震惊中外。1945年,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,苏联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后,对日本军国主义宣战。苏联红军开进中国东北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摧毁了日本强盗的军事力量,迫使日本鬼子不得不在1945年8月15日,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上面所记我家附近日本人败落的情况,就是1945年这个巨大胜利的真实写照。

说起日本鬼子,屯里人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。自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以后,东三省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。我那时很小,什么也不懂。稍大一点,听大人说,事变以后,日本鬼子就开来了开拓团,在离龙泉东北25里的学田镇地方,成立了总部,并在学田通往讷河城的一线上,建了几个日本屯,迁来了大量日本移民。在龙泉东南方向也建起了一个日本屯,成立了分部(也叫红部)。他们建房圈院,打井修道,像在日本本土一样,明目张胆地住了下来。据老年人讲,学田这块地方在很早以前,是一大片荒原,日本鬼子霸占以后,调来不少火犁,开垦了大量的荒地,称为学田地。逼迫中国人为其耕种,名义上是为办学,实际上是全为日本军队生产军粮,为它侵略全中国生产战略物资,以实现它霸占中国的野心。学田这个地方,鬼子占领时

叫大和村。抗战胜利后,恢复了原名,现已发展成讷河北颇具规模的村镇。自东北沦陷后,日本鬼子就在这块土地上作威作福。他们还设了医院,办了学校,对中国人实行奴化教育,鼓吹“大东亚共荣”,建立“王道乐土”。就连我们屯的学校,也有日本鬼子的魔影。我还没上学,在家里看见学生在学校操场上做操,不喊“一二三四”,要喊“尼奇尼,桑奇”,逼迫中国孩子学习日语。日本军人骑着高头大马,以占领者身份飞扬跋扈,走东村串西村,挨家挨户,要粳米,要白面,没有就拳打脚踢。轻者脸被打肿,重者卧床不起,多日不能下地干活。中国人最不堪重负的是抓劳工和要出荷粮。那时一有鬼子进屯,青壮劳力就纷纷跑到青棵地里藏起来,几天不敢回家。来不及跑的,被日本人抓去,不是送到煤矿做苦工,就是送到前线挖战壕,根本没有活着回来的。残害中国人的刑罚也多种多样,有上大挂,灌辣椒水,坐老虎凳等,名目繁多,花样翻新。每年秋天,粮食刚一下来,鬼子就进屯要出荷粮,几乎把所有的粮食都要光。中国人没有办法,把粮食藏起来,鬼子找不到,气急败坏,就把全屯人集合来,在村头站成一排,令互相打协和嘴巴。有一年秋天在小窝棚屯,就上演了这样一出丑剧。所谓“协和嘴巴”,就是让老百姓对面站着,你打我,我打你。他们站在一旁看热闹,打轻了还不行,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手法无所不用其极。出荷粮也是多种多样,除了黄豆、苞米、高粱,还要线麻。

我长大上了中学,学了历史才知道,在我出生之前,我的家乡就已经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地。所谓满洲国就是日本人利用溥仪这个傀儡,来奴役中国人的工具,并企图以东三省做基地,进一步侵占全中国。它的年号,自然是非法的,以后我再有填表登记生日的时候,一律改成了“1939年正月十八”。此时再看《地道战》、《地雷战》的电影,才感到那时的斗争是多么残酷壮烈,每见消灭一个鬼子,心里由衷的高兴;唱起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”心潮澎湃。我的家乡比较偏僻,再加日本鬼子控制很严,老百姓一般很难听到什么消息。直到日本鬼子完蛋了,人们才长长出了一口气,彻底结束了14年的亡国奴生活。

〇三 土改风暴

日本鬼子倒台之后,1946年我虚8岁,开始上学读书。学校就在屯西头,隔着一条道,过了道就是教室。老师就是关校长,他除了给我们上课之外,还经常被屯里人请去写文书、契约之类,如:地契、礼单、分家单、和过年时的对联,等等。他个头很高,手指里经常夹着香烟,食指和中指稍熏得焦黄,口里还镶有一颗金牙。写一手好字,粉笔板书,字体挺拔,笔画开张,大有柳公权的韵味。上学第一天,学的是“一个人一个口两只手,有口会吃饭,有手会做工”。老师把字写到黑板上,然后拿起教鞭,逐个字领我们念。他念一声,我们底下孩子就轰的一大声,震得房盖都有些颤抖。念完后一个一个叫起来单念,每次我都念得很对。写的时候,我也写得和他的板书字体差不多,因此关老师对我产生了极好的印象。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,那天上学之后,关老师就托人跟我家大人说,愿把他的二女儿关秀茹,许配给我做媳妇。我家大爷大娘、父亲母亲经过商量,认为这个姑娘长得太好看,娶到家里不能做活,拒绝了。再后来,又学了“清明忙种麦,谷雨种大田”之类,好长时间没有课本。老师收过几次钱,说订课本,但都没有订来,估计是被他买香烟抽了。所用的纸张,都是日本鬼子倒台时,从东边日本屯捡回来的书,全是日文,看不懂是什么内容,就在这书上的空白地方练字。我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农民,但对自己不识字感到非常痛苦。小时候就经常听他讲,不识字如何如何苦恼。有一次他和我的姑表姐夫董佩林闲唠,说因不认字,上讷河城去找不到厕所,差点拉到裤子里。就是从祝家粉坊屯,搬家到大门陈家屯,也是看中了这个屯子的学校。但他要求不高,只要能在麻袋上写上“张记”字样,不丢;能打算盘,过五月节时家里杀猪,左邻右舍买我家的猪肉,能记账、算账就行。怀着这样的简单想法,屯里其他

人家也把孩子送入学校。记得有李凤山的侄子李玉林,孙老大的儿子孙连兴,郭景阳的二儿子郭长发,马有才的二儿子马德林,嵇万昌的儿子嵇云江,曲云普的儿子曲守成等,后四个人和我同岁。而且前后屯的孩子也都到这学校来上学,当然也有女孩子。人很多,只有一个班,关老师是用动静结合的复式法教学。这样大概持续有半年多,到了1947年秋天,学校就停课了。

在我上学的时候,每天都能听到南方很远的地方有轰轰的炮声,没有人能说清是怎么回事。有一天,从屯北的大道上下来一伙军队,时间是春节后不久。屯里人看到这伙人都不敢怠慢。男的不情愿也得走出家门,给他们遛马,就是接过他们骑得汗气腾腾的马,在大街上来回走;女的吓得不敢出屋,躲在家里抱着孩子打哆嗦。这些兵穿着黄军服,各家乱串,进门就要“枪”,好像家家都藏枪似的。说没有还不信,到处乱翻。有一个兵跑到我家仓房里找枪,看见房巴上吊着一块猪油,就逼着我大娘要吃油索子(即熬油后剩下的肉渣),大娘无法,只好给熬了,这几个兵吃完滚了。家里留这点猪油,是准备捣胰子用的。这伙人在屯里待了有六七天,最后撤了。走的时候,把陈家大院的骡马和成群的猪羊都赶走了,陈家从此显出了败落的趋势。

在这件事情之前,可能是听到什么风声了,陈家掌柜的陈士文跑了。究竟跑到哪儿去了,屯里人谁也说不清楚。有人说他随中央军南下了,有人说他去了台湾,还有人说他死了,一直到解放,始终音信皆无。2004年正月,叔父从淄博回嫩江,路过盘锦,到我这里住了10天,30年没见面,自然谈了许多老家的事。说到此人,出人意料,叔父说他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,以前改名换姓一直深藏在齐齐哈尔,已经成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。当然政策变了,也没人再追究他什么。这都是民间传说,实际上他跑到台湾去了。1995年前后,他曾通过讷河政协寻找他的儿子陈文彬,没有回大陆探亲,最后病逝于台湾。陈家经过这次抄家,已预感到大势已去,门户也不那么严了。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到大院里去玩,爬到窗台上看到他家的摆设的确和院外的人家不同。有一间屋里,摆着一个座钟,上面嵌着一匹立